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中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藝

漢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謹案荀悅仲長統二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仲豫公理立言論政深知治體不當文景明章之

盛而奔走於曹袁之間終以不用惜哉仲豫之漢紀其論辯精當高出遷固盡變史法真奇才也公理之論井田肉刑有意乎三代之治矣謂光武矯枉太過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也任之輕而責之重東漢之膏肓也不任三公故大臣無權政柄下移故竊于宦戚天子不能總攬大臣不能有為王室遂卑底于亡滅光武基之也議者謂其當專用一相委任責成以為餌操嗚呼是六官冢宰之義三代任相之道也

光武昧其統體諡高皇之規模不舉大綱而張衆目所以不能如西漢之可繼而復興也以是致譏過矣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延熙末為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朝柄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劑藥（謹案晋書作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漢亡以是沈滞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丞相諸葛亮集奏之除

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使壞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爾初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為立傳謹案晉書本傳作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云云考陳壽三國志立文簡約文學如應劉輩亦附見王粲傳丁氏兄弟本無事蹟可述如粲傳末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然七人皆不立專傳豈亦有所覓乎故史存或云兩字有闕疑之意而此書刪去則直以此罪壽矣蓋經本不滿壽書故責備尤

甚也

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嘗為諸葛瞻門下佐被撻百下故為亮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朂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徙壽為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于帝宜補黄散由是以為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復被貶議出為平陽侯相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

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録于是詔下河南尹雒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原注北史

毛修之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疏遲失會摧屻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修之謂浩言為然

孔明三代之佐承祚方之管蕭而加非短已獲罪於天下崔浩乃以偏霸功利之術比擬得失又重毀詆可

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卒訐暴虜殺身赤族宜哉

議曰三史亞六經法制備矣壽爲國志序事典贍評論卓然足以繼其後也末帝之世國不置史記注無官非壽書所睹記昭烈之偉蹟孔明之盛心後世不可得聞矣則壽于漢季不爲無功但其以晉承魏壽仕晉依違從諛失其統紀於昭烈孔明增塵飾玷而推奬操懿故遺萬世之惡而行道之人弗是焉且其尚典質崇簡壯志其大而舍其細故多疏略不能完史而傳信于後也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中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藝

魏

潘勗 孫尼 族子岳　路粹

潘勗字元茂滎陽中牟人也初名芝後更勗歷牢守有政績入為尚書郎遷右丞專典辭命雅善清奥甚得綸

綍體曹操魏公九錫文勗所作也謹案殷芸小説曰魏國初建潘勗為策命文勗亡後或疑是王仲宣所為論者紛紛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勗子滿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曽聞仲宣亦以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建安二十年遷東海相未行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術稱滿子尼字正叔少有清才文辭温雅有勗風及從父岳俱以文章擅名一世與陸機兄弟號稱潘陸嘗贈機詩機答之曰猗與潘生世篤其操仰儀前文丕隆祖考晉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出為髙陸

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復出為宛令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奏乘輿箴趙王倫之亂稱疾取假拜掃墳墓齊王冏起義引為參軍管記室倫誅以功封安昌公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當三王兵爭尼從容顯要無所附比故免于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陷沒欲還鄉里遇賊不得前卒于塢壁年六十餘

附族子岳今闕

謹案目録

議曰按漢平帝元始五年册命安漢公莽加九錫原注顔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莽稽首再拜受緑韍衮冕玄裳原注顔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原注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韠琫有珌是也顔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珌音必句履原注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寸顔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原注顔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祝卜史官虎賁三百人

漢世至此始見冊命三公加九錫事有其制而無其文獻帝建安十七年詔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赤舄副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户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秬鬯一卣圭瓚副馬而始有其文然皆非漢以來登拜三公封建諸侯王之制又

非三代册命之典也皆侈大其事以示天下變革之意
爾使晉宋齊梁陳隋諸君援以為篡代之例始則劒履
上殿贊拜不名小示變革其次則加九錫封十郡既而
又為禪文一篇册為皇帝自為一代即此為之也按周
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命雖有九秩叙之常非賜之也夫
錫與賜皆天子所以予諸侯也當周盛時諸侯終喪嗣

位入見則有錫歲時朝覲則有錫能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則有錫原注左氏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愾音慨故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輅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原注詩采菽謂諸侯朝于天子則天子錫予之也又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原注詩彤弓則諸侯有功見于天子天子錫予之也春秋以來諸侯不朝事王王亦時有錫而見于魯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

公命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或死而追錫或生而賜命言命而不言所錫之物按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則乘馬弓矢祭酒三物爾策命晉文公為侯伯則九命作伯之制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秬鬯十卣虎賁三百人則車服弓矢祭酒虎賁亦四物爾命雖九而錫之四與詩所載車服弓矢皆同左氏謂王使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則錫命又有

玉也其物又各不同或錫車服或錫弓矢或錫瑞玉或錫策命初無定制也韓詩外傳謂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何休注春秋公羊氏錫命引禮緯含文嘉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錫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于教誨内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

修理房内不泄賜以朱户以明其别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内懐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其征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如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草景星之應也其所錫之物與韓詩所載同而其叙則不同令此文次弓矢在鈇鉞之下則又不同也葢九命之制車服弓矢秬鬯虎賁

瑞玉之錫則周制也如韓詩所載禮緯所言皆非王制後世尊禮權臣以資篡竊者附會九命等制增而為之是以始見于新莽終行于曹操爾嗚呼錫予之義備見于詩書春秋之際矣成康之時諸侯覲享述職獻功不過錫之車服使之朝會賜之弓矢命之征伐周室之衰齊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不過使召伯賜命褒述而已晉文公世世勤王戰勝城濮率諸侯以朝王獻俘述職不過叔興父策命用平禮有加而已原注左氏傳鄭伯傅王用平禮

也杜預注以平王享晉文侯禮五伯桓文為盛其翼戴天子同奬王室使東周不墜又數百年功烈如彼其髙齊撫故封晉啓南陽而已原注左氏傳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乎始啓南陽曹操起自凡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令諸侯南征北伐為已而不為漢乃桓文之罪人也將建國代漢先以天下為九州遂以冀州十郡為魏國奄有河朔山東之地半天下之襟帶制漢死命矣而後雍容漸進蹈新莽之故迹冊受九錫進爵為王冕十有二旒出警入蹕建天子旌旗置三

公官有天子之實矣而猶名漢相則九錫之受篡漢之實名為漢相終不踐位欺天下後世以偽爾昔周桓王追錫魯公命仲尼書于春秋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而王不稱天以為魯桓弒兄篡立又不朝王則當舉九伐之法討而戮之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者也生不能討死又錫命褒稱弒逆之人是無天也故王不稱天則王亦不王矣獻帝居許以來僅守位號自謂未知死所至于弒母后賊王子翦伐漢室幾無噍類而不敢言復令

為九錫之文以之藉手而不敢拒雖制之在操為漢家一死可也偷生而惟命是從又可繩以春秋之法乎士苟有志手可斷禪文不可草尉之文固美矣其節不足稱也當无妄之世尼岳以文筆競于一時尼頗恬退故幸而免岳浮躁奔趨朋扇逆后相與陷害冢適赤族其理也閑居一賦其拜塵之媒秋興一賦其附炎之心也歟

路粹字文蔚案陳志王粲傳注粹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

至三輔建安初曹操以粹才髙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資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操欲殺孔融使粹為奏曲致融罪無不惡其人而畏其筆十九年轉秘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丕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簒代特用其子為長史

議曰古者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大夫去國不説人以無罪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污

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所以崇禮讓養廉恥絶誣染之端杜澆訐之原三代忠厚之政風俗之所以美也漢初公卿恥言人過至於幾致刑措猶有三代之遺風孝武而下屢誅大臣漢政寖秕欲加之罪必為之辭謂之罪狀辭章之臣往往借筆代罵李固之罪成於馬融之手而漢遂衰原注後漢書馬融為梁冀作飛章誣奏李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

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纍事合誅辟吴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竟因殺固

孔融之誅出於路粹之筆而操始篡於是天下遂畏三端謂文士之筆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原注見韓詩外傳

近世蘇軾作呂惠卿責辭謂作劊子今日始遇着有肉漢極口稱快激成紹聖之禍原注宋實錄元祐元年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敕曰元兇在伍民不奠居司冦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其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

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而害民卒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驩怒則側目以相視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章惇貶責元祐臣僚欲得如軾者使為之辭遂用林希希既為之擲筆曰壞了名節矣終之黨與相軋而

亡宋金源氏禽遼主天祚降封海濵王學士王介儒嘗為天祚黜辱及作詔謂天祚居位二十載有罪數千條舉古今君人之惡而歸之天祚受詔于庭仰而誓曰夫亡人之國罪莫大焉又加之罪乎非吾所為而數吾于朝必爛其舌矣未幾介儒瘍生于頸爛舌而死嗚呼醜詆安可肆誣誑安可為哉原注金實録太宗獲遼主天祚降封為海濵王詔曰歷稽往古不無天數之廢興斷以公言亦緣君道之得失未生靈獻孰覆漢基不有慼懷疇終晉運事與德象人難力為大遼皇帝耶律延禧自絶衆心僻錯靈命居位二十載有罪數千條許自伊民達于朕聽所謂剛能愎諫

邪弗堲讒令出不行何以取信天下動違常節視之不似人君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惟亂政權分外戚事委宵人峻宇雕墻賣官鬻獄内躭女亂日曠萬幾而弗親外作禽荒動浹十旬而未返開麋鹿之囿穽于國無山澤之利共于民用人不啻于牛羊有官或及于犬馬七世之廟雖在無祀禮之可觀六尺之輿時乘每美臣之共載加以逞淫刑於賢嫡滋毒賦於疲甿安忍無親骨肉阻為敵國失道寡助腹心去作仇讎穢德外聞醜聲遐布獲戾天地見怒人神方積釁以在躬更背鄰而絕好先皇帝志期全取躬自徂征仗一劒而渡江指獨夫而數罪民訖息肩而欣戴物皆傒望于來蘇尚猶長惡不悛莫知大勢已去天靡悔禍人同覆昏屬秦鹿之奔逐會軒龍之飛去迨及渺昧肆惟纂承敢隳垂統之功益謹後圖之事再揚我武必取斯人知天網以難逃詣軍門而請罪尋勑將臣而解縛許朝先廟以奏俘且底怒以加誅將何辭而以對徒包羞而負恥實伊戚之

自貽雖其不忍者朕心奈何難塞者衆口前數罪條而有一尚謂不君矧多惡貫以兼盈訖為亡國庶絕下望用削尊名故事若稽新命以降已於八月七日降封遼主為海濱王嗚呼原上帝降罰之意罪莫能容以先廟遺命之言恩為見許肆台小子終此全功對越靈威降兹成命布告遐邇咸使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下上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貢生臣程廷璋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下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邯鄲淳　繁欽　荀緯　王象　桓威　韋誕　應璩

劉廙　孫該　繆襲　杜摰　蘇林　衛覬　李康

謹案王粲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往往鞍馬間橫槊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崇臺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遒章雅詠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盡為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贍大將軍何進辟為主

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爾但當霆發電斷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秪為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為紹作書檄曹

操絡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弗責也乃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卧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為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聳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為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懽忻動蕩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拳跽曲拳服膺而感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欷歔流涕而不能自已檄告之文必使之扼腕振奮羣起而怒冦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為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蜚者也

得體制矣然而琳初事袁紹而為紹檄曹操及為操禽而復為操檄孫權君讐共主堯桀共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為屈曹操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為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瑀作書諭照烈及孫權及征馬超使瑀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

操操擥筆欲為更定而竟不能從為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原注文士傳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宴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思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曰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爾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太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辭云

他人馬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世期謂鼓琴詩曲等為妄以瑀之高或不為此不為世屈又不仕操逃山之事則有之始焉不屈既乃投杖前倨後恭於事不類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於父祖珠玉之淵故尤知名於時 謹案應瑒傳不載事實似非全文魏志附見王粲傳云汝南應瑒字德璉後云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奉傳注亦但據魏志云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又云珣子瑒曹操辟為丞相掾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 謹案陳志云一名恭 少有清才以文學稱終野王令楨思致高邁敏於詞章曹操辟

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丞文學丞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以為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原注淮南子隨侯之珠高誘注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因曰隨侯珠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原注詩泮水大路南金鄭元箋曰荊揚之州貢金三品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原注後漢書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此四寶

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如此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丕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王粲至楨五

人者傳於此孔融入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縱火放兵聞之可爲酸鼻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原注李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

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有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爾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具為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為之冠丕乃不數思王而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玄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邪嫉

賢弟而不與援豪傑以為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為主孔融氣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格高則語妙以氣為主則至論也嗚呼丕言論固至矣然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至高宗傅說始言學謂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帝王之學罔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邁化尚德以厚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

變畏慎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彊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寛裕以畜衆剛斷以申令明察以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講肄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始為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為文章漢興孝武雖為歌詩然亦未以為學也至於宣元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為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莽之偽亦誦六藝究王制逮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北面

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三王之學亦自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為務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原注簡文元帝皆梁武帝子隋平陳封陳叔寶為長城公）益為浮艷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儐社況宗浸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喜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事虛文而為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況唐虞之學乎皆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啟之也丕卒而謚之

曰文而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並謂之文嗚呼果何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與五官將丕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為太子質有力焉及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管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

倅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原注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顧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逆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王逸曰若木在崑崙楚辭出自暘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

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懐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廻車之縣 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

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造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産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惓往來數相聞質答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

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虚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感儀𥳑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頴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爾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馮諼謂孟嘗君曰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

成還謁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濵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鑚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

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籥激於華屋雲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

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於宗廟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子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

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淪喪太子丕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爾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

於子路慼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原注絶絃事見前注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光武言年已三十謹案後漢書隗囂傳云年垂四十文選作年三十餘此作年已三十蓋沿陳志之誤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

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質答箋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愛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徵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

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鄰境有虞羣下昂沸軍事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塲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

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
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爾遊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
邁齒载徒自結切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
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

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原注藝經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棋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没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賔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情余顧而言兹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

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土從我遊處獨不及門缾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以宗親並受爵封並為

列將而質故為長史丕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丕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治信都黄初二年召質入朝丕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復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肥而中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

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劔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爾吾呑爾不轉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敢爾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乎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拔劍斬地遂皆罷去其恃勢驕豪如此原注質别傳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躇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以中見棄棄我歸黄壚戟戟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黽俛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

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録尚書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擬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視事非國相之才㪚深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為單家遨遊貴戚間不為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爾昭曰君且止年八十不能為溺攢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謚威侯自質及潁川邯

鄲淳繁欽原注繁音婆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王粲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顯儀廙修籍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曹操入荊州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具酒炙論文談兵

及當世之務縱横無窮淳出嘆植之才謂為天人原注魏畧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今古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嘆植之材謂之天人于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丕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丕以為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字休伯潁川

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頴間欽長於書記又善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集序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

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驤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無變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案目錄此下有荀緯傳今闕

王象字羲伯少為同郡楊俊所知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為太子丕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丕既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自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數十篇合八百餘萬言象既

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丕如
宛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
門丕大怒曰吾為冦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
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
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入禁中象引
丕衣丕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
朕也卿寧無俊邪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遂入決
俊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謹案目錄此下有桓威傳

今闕
薛夏字宣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故有姜閻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逆去東詣雒陽曹操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遥引夏闗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黄初中遷秘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之薛君夏甚貧丕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

咨論而外啓休到丞引入坐定顧夏言之於休曰此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爾謂夏為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謹案大典續後漢書散條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書吳質傳後列薛夏于王象桓威下今從之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歷丞叡世為散騎常侍曹

芳立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著作嘉平四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有盛名貞嘗與玄坐作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東海王

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嘗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犖飄忽撼摇天壤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短章之奇也季重黽勉奉答輦魚目以償夜光動為羞澁筆力氣格之相懸有如是者然而丕植累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度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廙年十

歲戲於講堂上頴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庾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庾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原注

劉向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晋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晋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

之黃龍不及於涸澤鳳鳥不離其罻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竇犨戰國策作鳴犢鐸犨史記作竇鳴犢舜華或又作鳴鐸竇犨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今凡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　原注柳下惠事見前注　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

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遷化懋遷有無化居也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庾懼奔揚州道中為牋謝表曰考㣲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庾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㣲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

到廬江潯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惠原注左氏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　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曹操

操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丕甚器之命廙通草書廙荅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

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原注戰國策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攻漢中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

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人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吴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爾故文王

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内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賧下可高枕於廣厦潛思於治國廣務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

矣操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置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當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初偉與諷善廙戒之曰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

不審擇人務合黨衆有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諷不修德義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治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庾上疏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爾況於長吏以下群職小任

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輙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爾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

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謹案闕今志改作屈監本作闕與此合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此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毁可得而盡事

上操甚善之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
於世曹丕立為侍中賜爵關内侯黄初二年卒年四十
二無子以弟子阜嗣終陳留太守阜子喬晉惠帝時為
豫州刺史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任城孫該河東杜摯
皆有才學其所叙述亦傳於世繆襲字熙伯父斐字文
雅該覽經傳六辟公府徵為博士皆不就襲辟御史大
夫府歴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禄勲正始六年卒年六
十子悅晉光禄大夫孫紹播徽等皆以文學顯於世蘇

林字孝友博學多聞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甚有柢要建安中為五官將丕文學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有大議遣人就諮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孫該字公達好學能文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杜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掾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祕書摯與毋丘儉鄉里親善貽儉詩求仙藥一丸欲以感求助儉答詩而摯竟不遷卒於祕書原注文章叙錄摯與毋丘

倫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櫪櫪間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酸伊摯為媵臣呂望身操竿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餓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倫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遘明時胡康出隴畝楊偉無相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熈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

議曰劉廙才鑒清遠諫操伐漢懼其重失規以西伯操謂之不知君擬非其倫而近於迂不欺之言也則吾為

周文王之語豈非自欺歟其論治道謂不宜數易守令不當以聲譽黜陟皆知治體之言也自封建廢而為郡縣至漢孝宣久任守令增秩賜金而不徙使吏致其能民熟其化於是號多良吏至於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皆漢之善政也廙有見乎此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

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
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
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
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懐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
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寳
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巿犂牛
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

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
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
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隷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
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
制度初朝廷播遷臺閣舊事散亡無幾都許之後漸有
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
未可信司隷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
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

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諸叛必疑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操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皆叛操親伐之僅乃得平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曹丕立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賛禪代之義為文誥詔冊及丕稱尊號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

進封閬（原注音閒）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獘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

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生也故人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太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廹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

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納興切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覬卒謚曰敬侯覬子瓘與燉煌索靖俱善草書原注晉書靖字幼安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爾大安末拜使持節監雒陽諸軍事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而卒瓘筆勝靖然

有楷法逺不及靖時瓘爲尚書令靖爲尚書郎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特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原注後漢書度遼將軍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靖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王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益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羸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

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䴁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叙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

離拆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徽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援騁辭放手兩行氷散髙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璀子恒（謹案晉書字巨山）亦善草隸乃作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葢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出

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賛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

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

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

而虧其旁雲委虵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苯蓴以

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

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

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

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隷草乃其曽元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歴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邽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増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隷字也自秦壊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代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

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撃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内投徹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

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吏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

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原注梁鵠字孟皇安定人靈帝末為涼州刺史邊章韓遂之亂徵為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雒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

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經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

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㠑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

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稍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原注文章叙録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禄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

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廹無功弃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

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㸃黕點黷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𢖄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於是晉世往往以書法名家至右軍將軍王羲之兼善隷草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其出奇為擘窠大字曰龍爪書至小楷

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叙草皆絶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張芝草書當鴈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黒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好常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獻之亦工草隸七八歳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

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天下號為二王漢晉書法至是極矣

議曰古者造書契以代結繩至於六藝典籍綿世閱代書以傳信而已初不計其工拙而以為學也秦始以隸代篆漢魏之際又以楷代隸以草代楷漸趨簡易以為捷便蔡邕梁鵠鍾繇獨能存古法出新意遂為工師規

矩書學之宗衛覬父子以書法傳家恒遂著論推本所自至於二王盡古今之變書家之能事畢矣嗚呼詩文至於漢晉字畫亦至焉而後世鮮能及之豈其去古未遠氣質渾厚天然太璞未至於刓獘歟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有崖岸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曹叡異其文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卒於官又嘗著運命論行於世其辭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

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黄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

原注易乾鑿度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黄各三日　春秋潛覃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社里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盖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

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濵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覇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黄石之符誦三畧之説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説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原注春秋考異郵稽之籙圖參於太古易坤靈圖湯臣

伊尹振鳥陵　春秋命歷序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

春秋保乾圖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

春秋感精記西泰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

遮之殺谷百里子哭語之不知具泣血何益　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　原注史記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氏乃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童妾既齓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原注左氏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原注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婦人獻一雉問其姓對曰余

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原注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雖仲尼至聖顔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内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謹案體仁文從選作體二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

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賔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太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為

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壅之斯為淵焉通之斯為川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

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吕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顔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

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冐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盖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原注漢書汲黯為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紋縊於後也原注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又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闒其門也原注漢書拜王莽為大司馬又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　揚雄自序雄家世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必須富乎則

齊景之千駟不如顔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原注桓譚新論子貢對齊桓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册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娱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原注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

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巳甚寡不愛其身而啬其神風驚神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主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

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議曰蕭遠之論謂治亂有運窮達有命而要歸於任運委命而不及造運立命則未備也夫運固天之氣數命為人之分定而治亂興亡則不可以任運吉凶得失則不可以委命皆人為有以致之苟為有道匹夫而終為萬乘苟為無道萬乘而終為匹夫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必行而莫之禦卒受天命以匹夫為天子紂為無道窮凶極侈滔天荏惡每稱說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卒自斷

命以天子而為匹夫故孔子罕言命君相不言命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夭壽不貳以立命其亡國者則任運自暴者則委命欺天盜國者則自負運命故王莽謂天生德於予曹操謂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如孔子之無位顔淵之短命冉耕之惡疾孟軻之不遇能事天立命不違夫道而行使止尼始可以運命言之苟為有位而於道未盡皆不可以運命言也夫言之難立論尤難矧於運命天道之流行理

之極致數之大歸聖人所罕言者而遽立論馳騖於辭章之末可乎哉故蕭遠之論則亦叔皮王命之流其任適兩墮則老莊之餘也非吾聖人所謂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下下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謄録貢生臣苗序濂

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

文藝

吳

左思　陸機弟雲　孫拯　褚陶

謹案左思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與詩別而體制

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模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于是自以為俳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圭撮事類辭章之肆閫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義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鬬巧不足以為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謹案晉書作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作文賦曰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研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

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

闕文採千載之餘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史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原注上助舉切下魚吕切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原注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顔思涉

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原注音丈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原注上音綺下音蟻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淟

涊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
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
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
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
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
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
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
柚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

捐或茗發顥豎離衆絶致形不可逐響難為傺塊孤立
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
㧙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不翦亦蒙
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原注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或
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
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

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原注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𢇁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原注才曷切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豔原注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

玄注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盡疏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太羹之有餘味以為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原注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爾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　王充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效也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原注欰與歎同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原注上敕甚反下敕角反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

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馺遝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

塞之所由伊兹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杜門為學積十有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

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
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
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
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葢
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原注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賦紫緒晉書夷庚未入乘輿旅館則夷庚者藏車之所）反帝座
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

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萬計龍躍順流鋭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

之號師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

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廻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
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棚
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
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謹案晉書作鍾離斐文選

作雒斐與此合查孫峻傳云丁奉黎斐黎與雒同音即其人也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

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吴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謹案其民怨其俗陋二句文選俱有矣字此據晉書刪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大帝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

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
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以豐
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
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
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
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
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

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謹案未巨與文選合晉書作未見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

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

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
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
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
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
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
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
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

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少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𤣥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

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

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原注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尚書大傳微子歸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琴二說不同　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得利獲二俊原注晉書機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羮末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遂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

為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為之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

額吳王晏救理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原注晉書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之既而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賫書取消息不犬揺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 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

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㝵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説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

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
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
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
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
以君爽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埶
原注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
威國黜盜害天子是毗博陸侯霍光也而成王不遺嫌

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原注漢書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劔原注竹書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姓文字少禽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

大名以冐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禄

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髙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効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湮為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

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於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

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思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

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

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氣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亾秦棄

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原注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我若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原注請隧事見曹植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原注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原注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故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狶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景帝即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

楚趙亦皆反也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原注皇祖高祖也史記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至長安崩　前漢書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原注漢書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臣迎立代王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曉然復襲亡秦之轍矣原注漢書諸侯小者淫荒

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原注漢書成帝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莽為新都侯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原注左氏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

取之王李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
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冬立子頹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及而
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
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欿國人納之狄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
敗周師獲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
叔以隗氏居溫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
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
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尹氏立王子朝
劉子以王出次于滑晉趙鞅帥師納王尹氏召伯毛伯以
王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　七臣蒍國邊伯詹父子禽
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也
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　鉦鞞震于閫宇鋒鏑流於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原注史記厲王出奔于彘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　左氏傳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穨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子穨及五大夫襄王出居于鄭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原注孽臣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

雄心挫於畢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原注漢書王莽居攝翟義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立劉信為天子義敗皆為莽所誅　後漢書董卓以韓馥為冀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各舉義兵討卓卓乃酖殺弘農王遷帝於長安　左氏傳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王有寵子國有奥主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

方肅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黙陟日用長率連屬或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茍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進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士子之常志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

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
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
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
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
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機感成都王頴
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頴必能戡定遂委質
焉頴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内史機表謝曰陪

臣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内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吴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恵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歴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宫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丘義足灰没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顔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

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惜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

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懐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恙所宜

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太安初顒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諸軍二十餘萬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皆有怨心固辭都督顒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所以速禍也遂行顒謂機曰

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穎嘿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金鼓之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

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嬖於頴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頴言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頴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

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

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輙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一代之絕也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遂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雒原注晉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

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掌大笑

揚州刺史周浚辟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顔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

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悍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
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
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
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
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宫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
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
盈溢漸漬波蕩遂以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
覩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

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
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
令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
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
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効節
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
可采乞垂三省時吳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
諫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

泰等算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
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肆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
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
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
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闕猶謂未詳咸
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
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
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

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
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
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
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大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
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
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
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
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

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精器思深通
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櫃於祕
宫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采其珍辭邁翰林言敷
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含奇宰
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論虛藏器聚裳襲錦緇衣被玉
曽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
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
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

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原注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頴表爲清河內史頴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頴晚節政衰雲屢以直言忤旨孟玖欲用

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頴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頴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

誅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衆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抜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冦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

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審諦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

請頴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原注晉書初雲甞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陸氏無遺大將軍參軍孫惠與

淮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
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可為悼嘆後東海王越討
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謹案目錄附孫拯諸
陶令
闕
議曰楚祖鬻熊為文王師今其書有鬻子者其後成穆
莊靈與齊晉狎主夏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于郢嘗用
六王二公之禮則其文物不異諸華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右尹子革克誦祈招之詩則問

學淵源自同於齊魯豈無風雅之文乎孔子以其僭王絶而弗録故楚之文辭不見於六經之中及其中也屈原以騷賦為辭人倡自置六經之後秦漢而下莫不遵之於是六經之文不復作盡為騷人辭客而文章盛矣建安末曹氏昆弟雖論體製猶未大備陸氏世雄荆楚累將重侯丕顯武烈未有文人國亡而機雲出焉機年二十作文賦遠採屈宋下拉曹劉窮極作文之情狀推本篇章之體制究竟辭藻

之利病精粗本末無不周悉遂為作者大匠百世文宗嗚呼六經之後文章之學皆本於楚豈抑之久故發之傑且異歟抑豈江山之勝篤生異人哉夫發造物之機者必見惡于鬼神屈平沉江陸機伏鑕天奪之也又可問天邪又可尤人邪

贊曰三辰麗天萬類貢土紛我情志葩芬抽吐儲神郁氣戞摩律呂駕才摛藻厭客尊主經緯典則芟崇費淫雕仁琢義琱玉鏘金體製不紊淵源益深搜抉理窟步

騤辭林爰始屈宋遂極漢魏七子偕作視古無愧